



苦咖啡系列

Kukafei/Xilie

田鹰 / 主编

城堡 Chengb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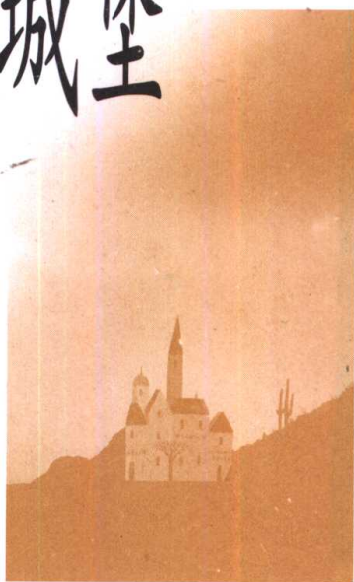
- 一间自己的屋子
- 被需要的感觉
- 婚姻容不得奉献
- 哭泣的男人和没法哭泣的女人
- 但愿依旧是采蜜的女人
- 不给薄幸做牧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苦咖啡系列

城堡



田鹰 /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田鹰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 1

(苦咖啡/田鹰主编)

ISBN 7-80173-038-0

I. 城… II. 田…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0611 号

苦咖啡——城堡

主 编 田 鹰

策划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责任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封面设计 少 羽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36 开

7 印张 1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73-038-0/Z.016

定 价 1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com

一位英国女作家说过，爱文学创作的女人，一定要有钱，还要有——

一间自己的屋子

王 韵

英国女作家费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屋子。”这是她的切身体会。她是个有钱的女人，当然有自己的屋子。并且也是个在创作上成功的现代女作家，她很可以这么说。这么说的结果让听到这话的女人引以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20年前，我下乡插队，在一个山区的学校里教书。一些学生的家离校有几十里山路。于是，学校就拿出两间教室分隔起来给大家住。我和另一个女教师分到了四分之一的教室。还有四分之一住了两位男教师。余下的四分之二则住了七个女学生。我就在她们的嘈嘈杂杂声音之中写下了

我的第一篇小说。我把它寄给了省里的文学杂志，一个月后，退了回来。

后来，我上了大学，一间房子住了八个人。我睡在上铺。我永远选择上铺。每当学校要检查卫生时，同宿舍的人第一反应是通知我，让我收拾床铺。我的床有一半被书籍占领。我早已学会在夹缝中睡觉。那时候，我尝试着躲在帐子里写点东西。然而，大学四年，除了日记，我一篇小说也没有写出来。

之后，是留校任教。同样的学生宿舍，原先住八个人，现在改住三个人。记得同屋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忙着谈恋爱，一个忙着考研究生。于是，一个在外夜游，一个则挑灯夜读。我只是蜷在自己的床上，没完没了地读小说，还是一个字也没写。

再之后，我跑到政府部门工作去了。上班的第一个月，就赶上分房子。我毫不犹豫地写了申请。总务处长看着我的报告，说：“你要把结婚证拿来。”“结婚证？”“是的，单身是没有资格参加分房子的。”僧多粥少。我所任职的机关已是省一级的最高部门。只要我能拿出结婚证，就可以得到6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这对于我，一个想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诱惑呢？虽然

当时我还没有读到伍尔芙的那句话。

我对追求等待了我八年的男朋友说：“好吧，我同意，结婚！立刻去登记！”

我犯下了我生平最大的一个错误，我是一个不该结婚的女人。伍尔芙没有说，一个女人要从事文学创作，要不要结婚。

我用那张结婚证领到了一套房子。我跪在地上，很认真地刷着油漆。我想，这是我的屋子，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架起了一块木床板摆上了我的书稿。另外还有十几个纸箱，装着我出生以来所有舍不得扔掉的宝贝。除了当书桌用的床板和纸箱，我的屋子空空荡荡，再没有其他。我没有添置任何家具。因为对我，最简单，也最舒服的就是，一间屋子里，只需拥有写字的地方和摆放书籍的地方。因此，我总是在房间之中最好的位置放下我的当写字台用的或者是床板或者是缝纫机。（后来，我丈夫用一台旧的缝纫机换下了床板。）一直到我出国离去，我始终在缝纫机上写文章。

我那间屋子是朝南的，带有阳台。夏天有风，冬日有阳光。写累了，我就伸长四肢在地板上躺一躺。或者望一望阳台上的总是绿色的盆景。

我真的写出了一篇十分漂亮的小说。我至今还记得，那是1987年10月5日，我在稿子上划下

别”两周之久的童心，叙叙积郁多日的离情别绪。

携手依肩地漫步，一向是我俩倾诉衷情的最佳方式，然而，今天天界诸神似乎并不乐意我们这样做。我俩刚步出小区，它们便动了怒，翻了脸，瞬息之间，昏晦的天空中，由远及近，滚来了可怖的雷公吼声。风伯雨后，随之匆匆而至，肆意地施起了淫威。它们像肆行无忌的醉金刚，怒吼着，踏着大步，威吓着、追逐着大地上的人们。

我和童心也被驱赶回来。雷声，童心最怕。她拉着我拼命奔逃，已是慌不择路，跑进小区时，险些陷进路边的那个污水塘。

进了童心的闺房，真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宁帖之感。

“英语对白，有兴趣吗？”异常快活的童心，提出个新的动议。

令行禁止，我欣然从命。

她挑选了科蒂斯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里的一段。我们俩分演男女主人公，她是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伊尔莎，我是无畏而无私的里克。她打开音响，播放《时光流转》，就像在影片里那样，我俩在婉转的钢琴旋律伴合下，入情地朗诵起来。那是在巴黎，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里克和伊尔莎乘着一辆敞篷汽车，缓缓地行驶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他们相依相偎，倾诉着……

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把我俩从美好的幻境中惊醒。童心极不情愿地松开我的肩膀，站立起来去接听。

“是江秋水，”童心撂下电话，指着对面的塔楼，“她要我过去陪陪。江枫喝得大醉不起，又吐又闹，她很怕。”

真是扫兴。

我抬头看钟，7点40分，我和童心的相聚，还不到

女人的心不可能冰冷似铁,她的本性是爱,是热情,但另一方面她又善于保护自己,既不受伤害又心理平衡。

女人的“情人节” 只在心里

黄慧娟

当一个家庭里有第三者公然插足,插得还理直气壮的时候,那些当事人的喜怒哀乐别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但是,我结婚 10 年,深深地体验到了夫妻之间从热恋的高峰慢慢降落到失恋的低谷的心情。

我把自己称做有丈夫但失恋了的女人。失恋可能是单方的,也可能是双方的。但其中肯定有一个先不喜欢另一个,而另一个之所以不喜欢这一个肯定也有理由……这样的追根寻源往往一直可以追溯到两人的感情朦胧时代。

总之,错误在一开始就潜藏着,但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罪魁祸首。这是中国式的自尊心驱使的硬汉作风,非常愚蠢。愚蠢至极乃大彻大悟:情感无所谓对错,发作起来无法无天,变来变去似一本弄不明白算不清楚的糊涂账:

偶尔我对丈夫发脾气,说:要是没有孩子,我就让你去尝尝另外一个女人的厉害。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种尚未身临其境的大方和自信,自信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女人,另外的女人跟了丈夫,当他的老婆,未必就比我做得更适合他。

不过,有一点我必须申明,我是绝对不允许他既占有我的实惠又拥有情人的浪漫的。因为我和他有过浪漫的初恋和热恋,我知道那种感觉有多么美好。而一旦我成了孩子的母亲,一个管家婆以后,浪漫离我而去,丈夫也不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他对我只剩下年复一年形成的依赖习惯——一种平淡而颇为牢固的关系。

假如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爱上他,我不但不嫉妒,反而会同情她。因为我一定会把自己目前的位子让给她,她的浪漫很快就要结束,又一个天真的女孩将不复存在,而丈夫的爱情偶像将再次被他自己打倒。我想,这的确是报复丈夫的不忠和他的情人的最好方法了。我相信生活是公正

的,一个人不公正地生活就会受到惩罚,心灵受惩罚是无药可救的。对于那些没有惩罚意识的女第三者,我充满怜悯。可怜她们把另一个已先她们一步的女人当敌人,而不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在重复她们情敌的老路。

爱情真是一段不能长久的经历? 经过 10 年的折磨蜕变,我的心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在幻想和现实中把自己和丈夫的人生划分为恋爱和婚姻两个阶段,我接受了婚姻的现实,婚姻中嘻笑怒骂如家常便饭一样,婚姻中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责任、义务和爱护也如吃饭穿衣一样,是我们人生中最基本最现实的部分。你要就要,不要我也不强求,而且也不会把自己支付的生命当做筹码要求你的心不变。反过来,我自己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心毫无变化。女人的心也是要变的。

只是,大多数女人的心变化不大,或者仅仅是幻想中改变自己以适应冷酷的生活。女人的心不可能冰冷似铁,她的本性是爱、是热情,但另一方面她又善于保护自己既不受伤害又心理平衡。于是,她回忆、流连于过去的初恋热恋,或在现实中发现一个长得颇像丈夫年轻时模样的男孩暗恋起来,这样让自己的心灵回到年轻温馨的岁月。

我想我应该算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吧。我

特别不能忘却幻想中的柔情蜜意。现实中失去的难道还不能从幻想中弥补吗?! 我给自己寻找了一个梦中情人,长得有点像丈夫年轻时的样子。但我不去接近他。主要不是受婚姻道德的约束,而是对爱情无常的警惕。距离是美的条件之一,也是爱情的条件之一。我怕我与梦幻情人接近以后会对他失望,就像结婚以后对丈夫失望一样,反之,我也害怕他对我失望,就如同丈夫对我失望一样。

女人的情人节,只在心里。在心里,在幻想的天地里,过去与现在与将来统统融为一体,丈夫与情人与爱情几乎不分彼此。梦幻情人是女人的心理需要,是她的永恒偶像,成为她的生存支柱之一。很多女人失去丈夫的宠爱就精神崩溃,还很傻地要求什么公道,却不晓得在事先就为自己建造好这根不变的柱子。

细想起来这很可悲可叹,但除此之外,女人该怎样同潇洒的男人和无常的爱情相抗衡呢?

女人最后一次在幻觉中自以为是。

女人的心是不死的,世界终将会为她们而改变。

不知所措的激情

黄慧娟

现在,电台电视台减少了炒星的节目,增加了互相炒节目主持人的节目。有一次听某电台的炒主持人节目,热线电话打进去,一女听众问一男主持人两个问题。一个是老问题: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先救谁?男主持人立刻回答:当然是先救母亲大人!赢得女听众的嘉奖。接着女听众提出另一个有点烫人的问题:在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女人超过你妻子?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另一个女人产生过爱情的感觉?感觉她比你妻子更可爱?

真不知这位女听众为何要难为这位男主持

人,弄得他如临大敌般踌躇着支吾着。这位主持人我认识,很耿直爽快,最后回答说:“哎呀,这个问题,这么说吧,感觉自己老了,已经没有激情了。真的、真的,我没有这方面的激情了。”聪明!这样的回答在妻子那儿可以说得过去了。且不说女听众这两个很有文章可做的并列问题,单就主持人的回答中的“激情”的说法就让我们很有兴趣了。

我觉得男主持人说的是真话。对于生活节奏紧张的人来说,爱情真是一件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既然心都没有,那么即使有机缘也会错过和放过了。这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激情。

这使我想起那年看卫视中文台邱彰说法的节目,有一个专题是讲裸体画册使性犯罪率上升。台湾某报的一位女副主编瞪着她的一双明目,说:如果一个人见到裸体就会产生性冲动,那么这个人好幸福哦!电视里众人笑,电视机前的我也大笑起来。女主编扶了扶金丝边眼镜,认真地说:真的真的,我觉得那样的人很幸福,还保留了健康的生命本能。像我们平时被工作淹没,感觉都没有了。

性欲如此,那么爱情更是了。所以每一位听众都会对女主编的说法有共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陷进疯狂的社会生活,忙得昏头昏脑不知东

南西北了，而这样的生活以男人居多。男人最先麻木？

有次开会，见到本地一位前几年热衷哄骗文学女青年的才子，问才子现在的佳人是否是某某，或者又换新丽了？才子做了个鬼脸，说：“现在而今眼目下，哪个还有心情泡小妞哟！不来那一套了。现在都搞懂了，我现在在办公司，挣大钱。”大家都笑，说还是钱是真的，靠得住。这也是没有“这方面”的激情。才子没有钱，且痴心痴情于文学的女青年也越来越少，光靠一张干嘴巴去哄骗的办法毕竟过时了，不适应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所以先挣钱维护自己的魅力最要紧。

说到情人之类的事让我感觉凄凉。“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话没有人说了，大家说情人，说婚外恋，说爱情的永恒，说爱情是短暂的，几乎就是一场骗局。那么，爱情本身也是不可信任的了。

在一个信心崩塌的世界，活着的激情只有一个了：工作，陷入机械的劳作中去，忘掉感觉与思想，又回到万众一心的生活模式中去，赚钱——物质享乐——精神麻醉而已。

也许我是过于悲观，用自己的观点代替别人的生活是幼稚可笑的。别逼着大家跟自己一样去面对精神世界，去拷问灵魂。生活够累的了，何必

再无病呻吟没事找事呢？

我连最后的激情都没有了。我常常冷笑自己制造废纸的愚蠢，我失业了，甚至想自我结束。这一切的颓废的意念就在于我发觉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男人没有了“这方面”的激情。失去爱情希望的女人，生命好似枯树一样。自我结束也许是一种绝对的美？永恒的爱？

女人最后一次在幻觉中自以为是。女人的心是不死的，世界终将会为她们而改变！

这样的口号标语写出来，展览绝望的挣扎，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了。日子越往前进，女人越来越不耐烦，我倒希望这样，物极必反，女人总有一天也抛弃“这方面”的激情，解脱自己报复男人。整个儿人类的归宿只会剩下一个狭窄的角落——自恋。

今天的人，在爱情婚姻方面似乎越来越无所适从不知所措，这方面的激情允许消失。

问题是男人和女人共同面对的，只不过女人喜欢做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请原谅本文作者是个女人，有女人的弱点。

“围城”里的日子取决于夫妻家庭观念上的一致。在双方达成默契之前,必须有一人高姿态一点。既然我家丈夫没有大丈夫气概,那就由我先高姿态好了。

好女不与男斗

黄慧娟

•

从没想到自由恋爱之后的婚姻生活也会有争斗的刀光剑影;从没想到婚姻生活会混乱到没有公道、分不清是非;从没想到热恋时的情感在婚姻现实的磨蚀中无法控制地消失和转变,而男子汉大丈夫也会在家跟妻子斤斤计较谁花的钱多;从没想到有一天会被丈夫看不起甚至不尊重,有一天丈夫不但不再支持自己进步,反而抱怨和讽刺自己不像女人;从没想到自己会厌倦生活、憎恨什么人,没想到自己的脾气会日益暴躁,也有河东狮吼的面孔,也会变成表情木然的黄脸婆……

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人对困苦的感受会放大若干倍,这是我的体会。婚姻使我体验到这么多不曾设想过的消极人生,有一段时间我身陷其中,觉得自己受骗上当误入歧途。可是挣扎再三又明白入了“围城”便会身不由己。这实在是一个难言的事实。

结婚 10 年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说服自己。都说女性生命中最主要的是爱情,我也这样去追求,一心一意地为丈夫,把自己的一切都排在他的身后。不想他不但不领情却颇腻烦这种爱。在他体验到家庭的束缚之时,我还蒙在鼓里,于是就开始了纠缠与反纠缠的互相伤害的日子。直到现在,我仍然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几年互相憎恨的日子。爱和恨之间的通道是什么?是爱情的自私专制?还是夫妻距离太近?还是人生自然而然的展开?

我盼望自己的心能从中解脱出来。出乎意料的救星并非是设想了千万遍的离婚,而是生了孩子以后所遭遇到的更大的困苦和打击。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体味到做女人的艰辛。

孩子的到来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平衡。一开始我像任何泼妇一样,妄图用孩子和家务来纠缠丈夫的心,结果在两年中,除了更加破碎的心以外,